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女仙外史 第二十一回 燕王殺千百忠臣 教坊發幾多烈女

建文皇帝從神樂觀登舟，龍潛而去，唐賽兒正興義師南下勤王，而燕王已自登基，乃是同一日之事，作者一枝筆寫不得三處，而今鮑師回來，說及殺戮忠臣，妻女發下教坊，少不得要敘個原委出來。當燕王初入金川門時，部下將上將百員，雄兵十萬，正所謂啞啞而山嶽崩頽，咤叱則風雷渙散。乃有一官員，鬚髮倒豎，攔住馬首，厲聲大罵曰：「汝這反賊，敢大膽犯關耶？」奮拳前擊，幾乎把燕王摔下馬來。眾軍士刀斧齊上，頭已落地。但見腔子內一道白氣沖天，並無點血，一個沒頭的死屍，挺立在前。燕王大驚，訊是何官，有認識者對曰：「鐵面御史連楹。」燕王引馬避之而進。就有一位俯伏道左，三呼萬歲的，是兵部尚書茹常，第二人是吏部侍郎蹇義。其餘共有百員，當世知名，正史所載者，是： 戶部尚書王純 工部尚書鄭賜 戶部侍郎夏原吉 禮部侍郎黃福 兵部侍郎劉俊

刑部侍郎劉季箴 工部侍郎古樸 翰林學士董倫 侍講王景 修撰李貫
修撰胡靖 編修楊榮 編修楊溥 編修吳溥 吏科都給事胡濙
兵科都給事金幼孜 吏部郎中方賓 禮部儀制司郎中宋禮 御史尹昌隆 吳府審理楊士奇
待詔解縉 桐城令胡儼

時正大內火勢沖天，燕王問：「是誰放的火？」以上迎降諸臣，咸奏是建文燒宮自焚，遂擁護燕王，逕詣奉天殿登基即位。先下令清宮三日，殺戮妃嬪閹寺人等幾盡，然後視朝，命廷臣公舉素有品望、為士民信服者，草登基詔書佈告天下。群臣正因文淵閣博士方孝孺獨自一個，斬衰麻衣，號於闕下，憾其所為，就共薦於燕王。早有衛士伍雲擒縛至陸。燕王亟命解釋，降榻慰之曰：「朕法周公以輔成王，先生毋自苦。」孝孺張目叱曰：「成王安在？」王曰：「伊自焚死，非朕之故。」曰：「曷不立成王之子？」燕王又從容謝之曰：「國賴長君，且係朕之家事，先生可以勿與。」令左右給筆札，請方先生草詔。

孝孺大書「燕賊反」三字，擲筆於地，且哭且罵。燕王大怒曰：「汝不念及九族乎？」孝孺厲聲曰：「便是十族，你也逃得『燕賊反』的三個字！」以手指著燕王，聲愈烈而罵愈毒。燕王反笑曰：「看你能罵否！」令衛士以利刃剗公之口脣，直至兩耳根盡處，立拿公之家屬。而妻鄭氏夫人與二女，皆先縊死。

遂夷公之九族既盡，又屠公之門生朋友廖鏞、林嘉猷等，湊成十族，計八百七十有三人。然後磔裂孝孺，並燔其祖宗墳墓。公之弟孝友臨刑，見公含淚一顧，乃口占一詩云：

阿兄何必淚潸潸？取義成仁在此間。
華表柱頭千載後，忠魂依舊到家山。

卻說這個登基詔書，凡屬在廷諸臣，皆係進士出身，原是人人做得來的。燕王只因自己反叛，僭號登基，所以要求一位端方有望的名臣，借重他的筆墨，以掩天下人之耳目。素聞得大理卿胡閏文章品節與方孝孺相埒，詢之群臣，又奏「彼亦倔強，須以天威臨之。」燕王笑曰：「焉得有第二個方孝孺不怕夷十族的？」即遣中使召閏至陸。公身衣衰經，哭聲震天，大罵曰：「我豈從反賊草詔耶！」燕王恚甚，命武士以金瓜擊落其齒。

齒盡擊去，罵猶不絕。乃亂捶殺之，以灰蠱水浸脫其皮，剝下來搯之以草，仍舊縫作人形，懸於武功坊示眾。抄提全家及親黨二百十有七人，盡行屠戮。唯一幼子傳福，將死係獄。夫人王氏臨刑，有週歲女孩自懷中墮地，為劊子手提去，沒入功臣之家。

於是燕王又命群臣公舉一人草詔，且下令曰：「凡恃有才望不屬草者，方、胡為榜樣。」群臣奏曰：「監察御史高翔名重海內，可以屬草。」燕王姑令召之。有頃，翔亦喪服至，背立，厲聲大罵曰：「我腕可斷，我首可碎，反賊之詔不可草！」燕王大怒，即拔劍揮為兩段。夷公之宗族，又發公之祖先丘墓，雜犬馬骨燒之，揚其灰於囹圄。不得已，乃命翰林院修撰胡靖草詔。初，靖與編修王良比鄰而居，曾約同殉國難。良方服毒時，聞靖呼其僕曰：「外已大亂，爾等可看豬，毋使逸出。」僕人皆不應，乃白呼豬與之食。良歎曰：「一豬不捨，寧捨命乎？」

於是人稱曰「呼豬狀元」，以所草之詔，亦稱為「呼豬狀元之詔」。而詔書內稱述天命，褒揚聖德，十分阿諛。燕王大喜，即遣官分頒各剩有餘都御史司中、刑部尚書暴昭聞知，不約而同，赴闕痛罵，武士執之以獻。司公咬碎鋼牙，指著燕王罵曰：「汝乃大明之反賊，焉敢稱為詔書！這帝位是汝篡的麼？」燕王喝令衛士將公牙齒搯盡，又以鐵帚刷掃膚肉；糜爛至斷筋露骨而死。

暴公大呼曰：「我為高皇帝之臣，汝為高皇帝之賊！我今日與司中同死，去見高皇！」以手指兩班文武曰：「不與這等狗彘不食之徒同生也！」燕王又羞又忿，怒目如炬，喝令以尖刀刺入口中，剗公之喉，又愕公之手足。而公毒罵益甚，復斷其腹，細銜死屍。二公並夷三族。又有監察御史五人，齊約詣闕，放聲痛哭，大罵「燕王反賊」。一巨公名敬，剛死赤族；一董公名鏞，腰斬，女發教坊，屠及姻黨二百三十餘人；一謝公名稍，死於拷掠，妻韓夫人與四女皆發教坊，一幼子名小咬住，下錦衣衛獄；一甘公名霖，一丁公名志，均棄市。

又禮部尚書陳迪，工部尚書侯泰，皆奉命督理軍儲在外，俄聞京都失守，燕王頒下登基詔書，二公地方各別，恰好先後至京，訪問帝之所在，為羽林軍執見。燕王叱迪公曰：「汝曾劾朕者耶？今天命在予，更有何說？」公罵曰：「太祖高皇帝即天也，汝乃逆天之賊。我曾受高皇顧命，特來討賊！」侯泰亦同聲辱罵。忽午門衛士執數人至前曰：「是二人之子弟，在外號哭。」燕王冷笑曰：「我有法處汝！」令割迪公之子鳳山耳鼻，納入公口曰：「好吃否？」公曰：「忠臣孝子之肉，有何不好！」唾而大罵。燕王即令武士拽公至闕下，與四子同磔，夷及三族。侯公子弟並斬，抄滅全家，妻曾夫人發下教坊。陳迪公死後，衣帶中有詩云：

三受天皇顧命新，山河帶礪此絲綸。
千秋公論明於日，照徹區區不二心。

燕王又聞禮部侍郎黃觀徵兵江上，而其家屬住在京邸，遂先收公之妻翁夫人與二女，發配象奴。公之夫人多智慧，即脫釵釧，伴哄象奴去質酒肴，便攜其二女與婢妾輩共赴淮清橋水中而死。又發緹騎去拿黃侍郎時，而公已先一日具朝服東向再拜，自投於羅剎磯下矣。緹騎只得公蛛絲棕帽以獻，燕王命束草象公之形，戴之棕帽，細細銼碎，以當凌遲，並籍其家，連及姻黨百餘人，謫配邊戍。時有逢迎小人，密告建文尚在，戶部侍郎卓敬、副都御史茅大方等潛謀復位。燕王立發宮校鎖拿解京，親自動問，叱卓公曰：「爾當日密奏建文，要徙朕於南昌，今朕受天之命，得膺大寶，爾尚敢為逆麼？速供出同謀諸人來！」敬與大方厲聲齊應曰：「亂臣賊子，人人得而誅之，普天皆同心也。」燕王令下法司，道衍從旁慫恿曰：「速殺之，毋庸再鞫。」即將二公駢斬於市。大方三子同時受戮，妻張夫人發教坊司，兩孫添生、歸生尚在童稚，皆囚於獄。卓公以為首論，夷三族。又連及戶部侍郎盧迴、給事中陳繼之，皆責問不屈，含笑受刃而死。茅公於燕師南下時，曾有詩遺於淮南守將梅殷，當時爭誦之，今尋於此：幽燕消息近如何？聞道將軍志不磨。

縱有火龍翻地軸，莫教鐵騎過天河。
關中事業蕭丞相，塞上功勳馬伏波。
老我不才無補報，西風一度一悲歌。

副都御史練子寧變易微服，追尋乘輿，路由臨安，為指揮劉傑擒獻闕下。子寧見燕王，睜目裂眦，惡聲辱罵。燕王令斷其舌，子寧手探舌血，大書於地曰：「反臣逆子。」燕王忿極而顛，立命寸磔，屠公之九族，又九族親家之親，被抄沒謫戍死者，不啻千餘人。

又僉都御史周璿，與禮科給事戴德彝，以扈從不及，追訪行在，為兵校盤獲，械至京師。燕王素識璿，冷笑而叱曰：「汝曾為燕山衛經歷，奏朕謀反，今日不怕碎屍萬段麼？」公亦冷笑而對曰：「汝前日謀反未行，就是我一言敢言，今者謀反已成，天下後世，也沒有一人不罵你反賊的。」燕王咬牙切齒，喝令亂棒打死。搜拿家屬宗黨，時先已遠遁，公妻王夫人又早吞金自斃，止獲一小奚奴，名曰蠻兒，實公之少子也。蠻兒自幼聰穎而且有膂力。謬稱繫身於周氏，因繫於獄。德彝臨刑曰：「我生不能討賊，死有餘憾！」公已無妻氏，只有寡嫂項夫人居，料必有赤族之禍，乃藏德彝二子於山中，令家人盡行逃匿，並燒族譜，獨自留家。及校尉至，一無所得，械項氏入都，受盡烙略慘毒之刑，至於遍體焦爛，竟無一言而死。

監察御史魏冕，與大理寺丞鄒瑾，在建文時，憾徐增壽與燕潛通密信，倡率廷臣共殿於朝，又力請於帝誅之。及燕兵入金川，二公皆自殺。至是拿問家屬，盡滅其族，死者九百餘人。

同邑御史鄒樸，與二公善，亦不食死。

時兵部尚書齊泰、同監察御史林英，徵兵於廣德州，冀圖興復，而太常卿黃子澄走至吳門，欲潛往日本國借兵，均被捕獲。齊、黃並腰斬，屠九族，妻女及妹悉發教坊。林英先自經死，妻宋夫人繫於獄，亦自斃。而有合家從容殉國者，如工部侍郎張安國與妻賈夫人，乘舟入太湖，命榜人鑿沈於中流，曰：「捨卻此水，無我葬身之處。」又修撰王叔英與其夫人金氏，同縊於吳門之玄妙觀銀杏樹下，有二女年方及笄，俱赴井死。公衣襟上有數語云：「生既久矣，未有補於當時；死亦徒然，庶無慚於後世。」又監察御史曾鳳韶，當建文皇帝祝髮時，請從出亡，帝以其名重，難掩耳目，勉麾之去。回家屬其子公望曰：「汝圖報國！」即自殺，妻李夫人亦縊死。兵部郎中譚翼，朝衣朝冠，端坐小閣，令家人從下舉火自焚。妻鄒夫人，子謹，皆自盡。又子身殉國者，衡府紀善周是修，入國學，拜孔子畢，然後自經。晉府長史龍鐔，服毒而死，其冠中有自書贊云：「捐生固殞，弗事二主。別父與兄，忍慟肝腑。盡忠為臣，盡孝為子。二端於我，歸於一所。」再有兵科給事龔奉泰命巡城，刑科給事葉福協守金川門，見李景隆迎入燕王，大罵：「內應外合的逆賊！」二公均觸石死於城下。

又有訛聞帝駕已崩而殉節者，太常少卿廖綽，聞報痛哭，與家人訣曰：「我既不能救國家之難，分宜一死以隨聖主。」遂仰吭而死。又編修王良，亟沐浴衣冠，北向叩首，三呼聖主，從容飲鴆而卒。外有殉節於途路者，如僉都御史程本立，出為江西副使，已行兩日而聞國變，即縊死於邸舍。刑部主事徐子權，已告假出都，行至半途矣，慟哭賦詩，有「翹首謝京國，飛魂返故鄉」之句，隨自經於郵亭。又中書舍人何申，奉使在外，於荊門道左，適逢燕王詔使經臨，不勝慘傷，拊心嘔血而卒。又戶科給事韓永，久在林中，燕王有命復其官，永笑曰：「我乃王蠅，何以官為？」即自殺。再有通政司參政鄭居貞、吏部侍郎毛太亨、禮部侍郎黃魁，皆殉節於家。又賓州牧蔡運、東平州吏目鄭華等，各盡節於官署。其誓死不屈者甚眾，史皆失之。後人有詩曰：

椒房一舉火，鳳駕已無音。五百同仇士，三千殉國心。

金門血肉爛，玉殿鬼魂侵。更惜堅貞女，香名萬古忱。

尚有外郡官員起兵勤王討賊者。蘇州府太守姚善，敦請高士錢芹為行軍祭灑，進士俞貞木為行軍司馬，率鄉勇數千，已至丹陽。時燕王募公首級，爵三品，賞千金，竟有千戶陳斌、許忠等，潛構奸謀，以富貴聳動其眾，隨於夜半鼓噪倡亂，公披衣出帳安慰，誤為賊所執。俞貞木率百人赴救，亦被擒。唯錢芹微服脫去，許忠等搜尋不獲，遂將公與貞木解至闕下。燕王叱公曰：「若一郡守，竟敢舉兵抗朕麼？」姚善發盡衝冠，厲聲應曰：「我生不能斬汝之首，死當為厲鬼戮汝之魄！」燕王震怒，命斷其舌，剗其心，抽其筋，碎剗而死，並屠戮全家。

俞貞木亦以死殉。時錢芹返在金陵，潛收公與貞木之骸骨，不知所之。姚公有友黃鉞，曾為給事中，誓同許國，聞公殉難，乃登參川橋，酌酒慟哭，西向再拜曰：「我忍獨生，背君負友乎！」遂躍入水。時家人俱已竄伏，公友楊福，日夜泣於橋側，撈屍不得。越數日，公屍忽自出，端立水中，福以禮葬之，棄家逃去。

又樂平縣尹張彥方興起義師，與燕兵戰敗自刎，燕王令暴屍於譙樓。大暑經旬，肌容潤澤如生，無一蠅蚋來集，父老竊屍葬之。燕王按戶抄捉，多自盡於彥方墓前乃止。袁州太守楊任暗募勇士，謀求舊君以圖大舉，未發而事泄，被同僚擒送至京，磔於市曹。子禮益梟斬，並夷全族，親戚莊毅衍等百餘家，皆戍邊徼。徽州府太守陳彥回、松江府同知周繼瑜，各募義勇，合兵進討，被燕將朱能、丘福等生擒以去，皆凌遲處死，抄洗全家。陳公之妻屠氏，發入教坊。薊州鎮撫司曾濬起兵討燕，為部下所殺，獻首於燕。又有寧波府太守王璠募兵勤王，渡江至臨安，為守將邀截混戰，不克而遁。

燕王見人心不服，乃謀於道衍曰：「京中大勢雖定，其奈草野興兵反亂者甚多，恐為患不小，須豫以制之，計將安出？」

道衍即取筆在硯上，疾書百來個「殺」字，說：「草野怕他怎麼？只這建文的人拿一個，殺一個，凡其子若孫，皆永遠禁錮，則無倡首之人，更有何患？」燕王深善其言，嚴行各省郡縣，凡在建文時做過官者，每月朔日按名查點，不許離家出外，子孫亦不許應舉出仕。又先經掛冠遁去者，內外官員計五百四十餘人，飭令所在有司，搜拿家口，並懸賞格，召人首告，有藏匿者以謀叛論，知情不舉者一體坐罪。

有戶部侍郎郭任，設建文帝位於家，朔望朝賀，曰：「君在，臣未敢死也。」為有司偵知，密奏燕王。立發緹騎拿解，與長子經對面受刑，少子金山保拷掠下獄，三女皆發教坊。又大理寺丞劉端、刑部郎中王高，早同棄官，訪求乘輿所在，為人出首被獲。燕王曰：「汝等潛逃，意欲何為？」端與高齊應曰：「存其身以討賊。」燕王令割下二人鼻子，笑曰：「如此面目，還成人否？」端、高齊罵曰：「我猶有面目，即死可見高皇帝。汝反賊有何面目見人耶？」燕王慚忿之極，令割其舌，剗其眼而殺之，並將二公妻子發配邊塞。誠意伯劉公之子，長名璿，掛冠家居，燕王罪以逃叛，逮至京師。璿抗言曰：「造反者是殿下，怎說我等逃叛？」燕王怒曰：「若不看汝父元勳之面，立行斬首，且下錦衣衛獄定罪。」弟兄相謂曰：「我與汝豈可向逆賊案下，對簿求生耶？」於是爭欲自殺，苦五金刀。璿曰：「汝為長子，才智超群，可以繼武先人之遺烈，且有老母，宜延性命。弟無能，唯有殉國也。」是夜，辮髮自經而死。宗人府經歷宋徵，在建文時已謝官歸里，因嘗上疏請削有罪宗藩屬籍以防禍釁，為怨家舉出，械至闕下。燕王責問：「汝疏也有用否？」徵對曰：「今汝已反，我言已驗，千古流傳，怎說無用？」燕王令碎剗之，並毀其疏，滅其宗族。遼府長史程通，曾上防禦燕兵諸策，為衛士紀綱首告，械通拷死，全家皆戍遼陽。寧國府知府黃希範，傳聞建文駕崩，遂素服不治事，悲慟竟日，解組而去，亦被人訐告到官，解至京師。燕王殺之，並抄其家。北平僉事湯宗，曾奏廉使陳瑛為燕心膂，建文帝因謫瑛廣西。燕王即位，召瑛為副都御史，逮宗至，下獄論死。候補知府葉仲惠，私修建文帝實錄，斥靖難師為逆黨，亦論死，並毀其史，戍其家口。

又窮搜方孝孺之黨，如監察御史王度與鄭公智，常有孝孺往來書札及誓死社稷之盟，坐罪邊戍。而二公大罵「無父無君之賊」，皆梟首於市，並至赤族。刑部侍郎胡子昭，坐方黨受戮，臨刑朗吟曰：「兩間正氣歸泉壤，一點丹心在帝鄉。」其弟僉事子義，挈兄之子與己之子，逃於西川，蜀獻王憐而匿之，得免於難。太常少卿盧原質，少從方孝孺游，名重於世，燕王初欲召用之。公曰：「亂賊慎毋污我。」遂被害，全家受戮。公之鄉人教授劉政，聞盧公殉節，亦不食而卒。又鎮撫司牛景先，素交於方、盧二公，后從帝出亡，無處緝拿，乃執景先之妻妾，俱發教坊。

燕王又憾實戚中多不附己者，先召徐魏公輝祖，公不受詔。

徐妃親至其第，亦閉門不納。遂捕下廷尉，必欲殺之，究以妃言，止於削爵。公終其身謹守臣節，常曰：「我未殉國，有遺恨也。」梅駙馬名殷，尚太祖之女長公主，與魏公同受顧命，建文帝令守淮安，已募得新卒數萬。燕王倩公主鬻指血作書，召令還朝。陳瑛密告駙馬私匿女秀才劉氏，行巫蠱詛咒之術。

未幾，有都督譚瑄指揮趙曦，刺死梅駙馬於筵橋之下。公主慟哭不止，王令法司勘問，二人直對曰：「此奉上密旨，非我等敢於行刺。」燕王羞赧無措，立令武士以金玉剗落二人之齒，尋復斬首。惜哉梅駙馬之死也！始而拒燕王之進香，可不謂凜然大

義？當燕兵渡淮之時，鼓行而躡其後，成敗尚未可定，即使沒於疆場，不亦榮乎。有詩云：

強兵十萬控淮南，投大遺艱任未堪。

徒割燕王使者鼻，還朝應合寸心慚。

有國子監博士黃彥清，與其友典史金蘭，向在梅駙馬軍中，以私諡建文帝，並追崇劉皇后徽號，亦提來勘問。彥清為首論絞，又連及從子貴池，同金蘭皆下詔獄。又駙馬都尉耿璿，尚孝康帝之長公主，其父都督炳文。討燕之日，璿與弟璿同在行間，並皆處絞。

自此而天下人民，莫不震慄，凡登基詔書所至，無敢抗者。

唯有浙江臬司王良獨不受詔，奮然大罵曰：「反賊敢稱詔耶！」

立執燕使斬於轅門。而諸文武官弁等，皆群起鼓噪，良知同僚盡是賊臣，乃入署謂夫人曰：「我欲殉國，汝將焉往？」夫人應曰：「我何難，第君止一幼子，未知所托。」一妾名霜筠者，毅然應曰：「小婢不才，願為相公撫孤。」夫人即以幼子交付妾手，自投於池水溺死。公乃縱妾出走，南向再拜，置薪戶外，抱印闔室，自焚而死。又閩中漳州府學教授陳思賢，聞名官員悉去接詔，大慟曰：「明倫之義，正在今日。」遂集其弟子伍性原、呂賢、曾廷瑞、鄒君默、陳應宗、林珏，設建文帝位於明倫堂，痛哭如喪考妣。郡守等大怒，執送南都，思賢與六生，皆慷慨就刑，人稱為七君子。四川都司斷事方法，聞燕詔至，曰：「綱常滅矣！」不出迎詔。諸司表賀登極，亦不肯署名。為燕使執去，舟下長江，乘間躍入波中，葬於魚腹。又指揮張安自使燕歸，見國勢日蹙，遂隱於樂清，採樵為業，人莫知其姓氏。一日，負柴入城，適聞燕使齎詔至縣，呼天號哭曰：「國篡君亡，我豈肯偷生於此世！」即棄柴奔還，投死於石崖之側。

臨海縣之東湖有樵夫者，竟不知為何許人，燕詔至日，皆紛紛傳語曰：「新天子登極。」樵夫愕然曰：「舊天子安在？」或應曰：「已燒宮自焚。」樵夫掩面大哭，抱石投湖而死。又崑山人姓龔名翊者，為金川門卒，見谷王穗與李景隆開關迎入燕王，大哭而去。已聞燕詔至縣，又痛哭數日，嘔血而斃。尤奇者，燕山衛卒儲福，當靖難兵起，逃歸縉雲山中。三年而燕詔至，語其妻范氏曰：「吾雖一介小卒，義不願為叛逆之民。」撫膺大慟，絕粒而卒。范氏方在詔年，姿容明潔，有當道謀欲娶之，范誓死守貞。其事在三十九回，且演下文聽者。